

命里帶刀的女人

杨金远 著



新纪元作家文丛

中国文联出版社

命里帶 刀 的女人

杨金远_著

RXU42/05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命里带刀的女人/杨金远著. - 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1999.8

ISBN7-5059-3388-4

I. 命… II. 杨…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29406 号

书 名	命里带刀的女人
作 者	杨金远
出 版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 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王 军 刁小林 尹龙元
责任印制	胡元义
印 刷	北京振兴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1/32
字 数	240 千字
印 张	10.5
印 数	0001-3000 册
版 次	1999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7-5059-3388-4/I·2577
定 价	19.5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出版社联系

序

混合果林与金远的创作

——杨金远小说集序

□ 王炳根

认识金远并不是很久远的事情，许多情景记忆犹新，但我印象最深的并不是他的人，甚至也不是他的小说，而是——在一个夏日雨后的傍晚，他把我引至的那片亚热带混合果林，我一时无法描述这片果林，我只能说出我当时的感觉：一片远离尘世的净土、一处夏娃们的伊甸园、一方养育作家的水土。

就是这么一个傍晚，在我大脑的映象中永不消失，并且经常地显现，甚至是在梦境：雨后湿漉漉的黑土，黑土上花瓣般的鸭蹼和鸭粪，高大的橄榄树，随手可摘的被雨水淋皱的纸页裹住的橙黄的枇杷，纤弱然而却长着肥硕叶片的杨桃，夕阳从远天投射在这片混合果林上，光柱下，三个矮小的人影，我、沉洲和金远，金远说，台风季节，满地厚厚的一层被风被雨打下的青橄榄。我望着伸向云空的橄榄树梢，出神地想像着，雨后那拾青橄榄的女孩，那装青橄榄的竹篮。在这片混合果林的旁边，是一条静静流淌的河，这就是莆田著名的木兰溪，这就是我国著名散文家郭风笔下永不枯竭的木兰

溪。

如此深的印象并且会在梦中出现，这应该是童年或故乡的映象，而我仅仅是在这儿站立了一时，这是一种奇怪的现象，并且在我一年以后，又一次地走进这片果林，但它绝无第一次的那种振撼。

那么，金远呢？

在我看来，一个作家的气质和艺术风格，在很大的程度上，取决于他的童年和他的故乡，丹纳关于艺术的“种族”、“环境”、“时代”的美学原则，不仅使我“深受其害”，而且常常会私自去搜集一些材料加以印证。我顽固地认为，作家的童年和故乡应是艺术尤其是那些可传之后人的艺术真正的源泉，一位作家，在他布满艺术的丝网之后，只要我們不被它的网络所迷惑，只要我们仔细地梳理一下，都可能追寻到他的那根源丝，而当我们在发现这根源丝之后，便会发现那一片眩目的丝网都与故乡和童年的源丝有着牵连。

那么，金远的作品是否也有这些？

回答是显然的。这不仅是因为他的作品所描写的对象就是这片土地，就是这片土地变革的时代，同时，他的作品也显示了那么一些儿混杂的味道。典型者如中篇小说《大杂院》，这是一篇由我签发的作品，至今我仍有初读时的印象：一群不同性格的小人物，在那么一个被商品经济冲击得惶惑不安的大杂院里，相互地争斗又相互地同情，冲突中的和谐，和谐中又散发出不同的气味。他的另一个中篇和其它的一些短篇，我大致也都读过，具体的说不出来，但绝无那种简洁利索的感觉，也无那种优美清丽的印象，似乎还是那种嘈杂的泥土气味。

我这里说的是金远的小说作品，其实，金远还并不仅仅是写了一些小说，他的整个创作就是一种混合性的，我不知道他是否写过他的家乡那片亚热带的混合果林的散文，照一般人的观念，那可是

一块写作散文的风水宝地，如果金远未写过这种散文，那么，我说，金远可千万别去写它，等着吧，现在你就去写，以后十有八九会要懊悔的；我也不知道金远对他们家乡那声名远播的莆仙戏有没有产生过创作冲动，如果没有那就千万别去冲动。我所知道的是，金远除了写小说，还写了很不少的报告文学，而写报告文学使得金远活得滋润了些许；我还知道金远写过几部电视剧，这在电视文化发达的时代，确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大致是有两部电视剧播出后使他很是出了一下名，据我的朋友沉洲说，一夜之间成了小城文化名人。于是我们就可以看出，金远不是那种对某一种信念十分挚着的文化人，很有一些现代的色彩。

当然我们不可将金远的这种创作现象与那片亚热带的果林作生硬的联系，但我们多少还是看到了那种故乡与童年的文化对作家的影响，在他的小说作品的韵味上，在他的写作的方式上。无论从哪一个意义上说，这种影响尚属浅层次，但它一旦走入深层，至时，那片亚热带的混合果林，将就会成为金远印象的背景了。

1993. 6. 6 于福州

目 录

序：混合果林与金远的创作

——杨金远小说集序..... 王炳根(1)

清水衙门..... (1)

县长少年班招生 (58)

乡村英雄 (76)

命里带刀的女人..... (103)

办报规则..... (127)

乡野情事

青蛙..... (162)

顺顺..... (172)

要种..... (183)

贞男..... (193)

合房..... (201)

沉船..... (207)

藕断丝连.....	(214)
十九岁的人生.....	(250)
衣锦还乡.....	(287)
代后记.....	(314)

清水衙门

大学毕业生小郭分到机关上班的那天，机关提案处最大的领导周副处长去市里参加一个会议，办公室只老白一个人坐着慢悠悠地吸烟，烟雾在老白身前身后飘着。老白抽的是每包才六毛四分钱的“友谊”烟，这给小郭的印象很深刻。小郭边看老白吸烟，边问老白，政协是干什么的，怎么连一点概念都没有？老白是提案处的主任科员，老机关，对机关的感情极深。小郭这问题问得太幼稚，老白从心里有点看轻他。嘴上说，党委、人大、政府、政协，四套班子中的一套！你说是干什么的？小郭说，我没说不是一套班子，我是说政协具体到底都干些啥？问题一具体下来，老白也答不上来。吱唔了半天，脸憋成紫红色，加上被烟呛了一口，立即气喘不过来了，赶紧从衣兜里摸出一个蓝色的塑料家伙脸冲着墙角“扑哧”“扑哧”地往喉咙眼里打了一阵子气，白色的气雾便从老白的身后漫开来，空气里立时弥漫着一丝淡淡的酒精和其它药液混合的气味。小郭知道老白使用的家伙叫“舒喘灵”气雾剂，专治哮喘病用的，小郭的邻

居就得这种病，一碰上气喘不过来就往嘴里打几枪。

老白转过脸时，一脸紫红，反而有点难为情。小郭赶紧把脸转开去，装作不在意的样子。老白就从屉里抽出几本有关政协方面的书籍，和几份委员的提案给了小郭，老白说，我看你也不用钻牛角尖了，政协干什么不干什么工作了些日子你就知道了。不过，要在机关工作，这些书是不可不读的，不了解政协，就不知情，不知情就不懂得如何发挥政协民主监督，参政议政的职能作用。无为就无位。小郭听得半懂不懂，但仍然虚心地向一个劲点头。老白的心情就比先前好了些。

其实，提案处在机关里是一个较重要的部门，政协参政议政没有力度，关键体现在委员的提案上。提案处的工作就是负责把委员们交上来的提案分门别类，然后交给有关部门办理，再后来又把各有关部门反馈和处理的意见告诉给提案人。小郭翻着老白送给他的提案，心里有些吃惊，因为举凡国计民生，老百姓的吃喝拉撒睡都可以上提案，小郭就觉得政协管的事很宽，很多。

第二天，周副处长来机关，一见小郭，就热情地过去跟他握手，连说欢迎欢迎，提案处又补充新鲜血液了！接着给了小郭一张自己的名片。小郭看着名片，一下子被吸引住，觉得名片的内容印得独特：

××市政协提案处

周 桂 副处长(本处不设处长、省委党校
本科班毕业)

地址：××路 63 号市政协办公楼
电话：××××××××

名片的背面，还密密麻麻印着周副处长的许多社会职务。周副处长看小郭的眼睛久久盯住名片没有移开，知道在羡慕自己，笑

说，好好干，过些年这个位子就是你的了。小郭忙说不敢不敢！周副处长批评说，那就没出息了，我希望你将来能够当政协主席。并说，机关在外人眼里看虽然不是那么重要，但不管怎么说，我国的政治制度人大是根本，政协是基本，根本重要，基本同样重要，别人看不起我们没关系，我们可不能自己看不起自己。无为就无位，有为才有位。老白说，这些昨天我都跟他说过了。周副处长说，说了就好。

提案处连小郭在内才三个人。周副处长没有给小郭安排什么具体工作，只说要尽快熟悉工作，好好向机关的老同志们学习，特别是向本处的老白同志学习。雷锋、王杰、欧阳海离我们已经太远了，学起来有困难，也不现实，就向老白同志学习好了。小郭注意到，周副处长说这话时，老白有些得意，但多少有点扭怩。

周副处长呆在办公室里的时间其实不多。来了除喝茶看报外，就是跟对面三胞处的叶处长和机关办公室副主任老柳下棋或闲扯。扯的内容大多很俗，质量也不高，且荤的居多。周副处长和叶处长都是去年才来机关工作的。叶处长先前在市属的一个国营农场当场长兼书记，农场是二级局，相当于副处级，叶处长印名片只能在后面加括号，否则场长场长叫起来很难听，谁知道场长算哪一级？向市里提过几回意见，一段时间后，被提了一级，安排机关来了。周副处长原先在市劳动局调配科当科长。周副处长满以为升处的事会就地解决，没想在他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被安排在机关当了一个副处长。在那之前，叶周二入从心里看不起机关，觉得政协就那么回事，供着一批老人拍拍手，做做调解工作，维持维持秩序。人家可以理你，也可以不理你。站哪座山唱哪首歌，来机关后就不一样了，觉得自尊心不能受伤害，处处护着机关，人家一说机关怎样怎样，就心里不乐：政协怎么啦？一套班子呢！机关办公室副主任老柳跟他们的经历不一样，机关一组建，他就来了，从科

员开始，副科、正科、副处、一级一级往上爬。十来年了，对机关的感情倒是深刻。机关办公室主任的位子一直缺着，老柳就老想着那个位子，老柳今年五十三岁，已经失去了年龄上的优势，就想如果能拿到那个位子，在机关一直干到退休也没什么不好。

闲扯着，免不了扯起机关，这时候，大家心里就特别有气。一个说，整天说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可人家高兴了跟你协商，要是不高兴了就不跟你协商，你总不至于厚着脸皮跟人家说你必须跟我协商吧？即使跟你协商了，你也甭高兴，那是尊重礼貌！就像父亲找儿子商量事情一样。一个说，社会上流行一句话说，人大举手，政协拍手，政府擂拳头。这句话我们政协受的损失最大，我们政协难道只配象幼儿园的孩子一样拍手鼓掌，其余的什么事也干不成？说着说着，心里就越发有气。这时，总是老柳出来打圆场：行了行了！全国一盘棋。全国政协干部好几万，又不是只我们一个政协？说点轻松的。于是话题一转，说起了笑话。

这天，叶处长带着一肚子怒气来机关，屁股还没挨上凳子就跳起来说他想骂娘！否则他受不了。原来，刚刚他跟曹副主席一起去医院看望一个政协委员，那委员被人打伤住院的。打起来的原因其实很简单，先是你一句我一句的发生口角，接下就打起来了。那人在打委员的时候还有人一边提醒那人说他打的是政协委员。那人说，他就是要打政协委员，又不是中央委员。结果那委员就被打得头破血流，住了医院。

叶处长说话的声音很大，机关里的人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都围过来看，听后都说太过份了。周副处长说，太恶劣了。是可忍，孰不可忍！

老柳说，政协再没地位，也不至于到谁想打就可以打的地步，实在欺人太甚！老白也气得额上青筋发绿，想说什么却说不出。憋了一阵浊痰上涌，气喘病又犯了，赶紧从兜里摸出“舒喘灵”就往嘴

里打气。

大家原本都在为委员被打的事生气。现在看老白那痛苦的样子，就都觉得好笑，气也消了许多。周副处长关切说，没事吧老白，你别吓唬人好不好？老柳说，节哀吧老白，你可别壮志未酬身先死哩！这两句话都是调侃的，大家听着就笑。周副处长装作很正经说，老白，老柳说的没错。马克思同志说，身体是革命的本钱。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叶处长这时气也消了许多。提意见说，周处长，马克思什么时候说过这句话？周副处长说，马克思是这个意思，没说。别人替他说了。大家又都笑。

笑话开了头，气氛变得活跃了起来。

老柳便一本正经说他最近有一个重要发现，假如提案处有兴趣，可以当作提案向有关部门提。说到这，老柳故意停下不讲，周副处长心里就有点急，催着。老柳说，在讲这个话题之前本人要求请女士们暂时回避一下。在场的女同志只有三个人：女打字员小李、女档案管理员老谢和女出纳老张。老谢平时就有点看不起老柳那拿腔拿调的酸气，这下对老张和小李说，吊什么胃口，咱们走！老柳笑着：不好意思了！看她们转身进了隔壁的一间档案室后狠狠推上门，这才继续刚才的话题说，同志们，已经研究的资料表明，艾滋病的病源主要是性传播，既然如此，本人就要提醒各位注意了：为什么公鸡就不得艾滋病？在诸动物中，公鸡并非洁身自好的“正人君子”。恰恰相反，公鸡性生活最滥最放纵生活作风最腐败，有趣的是，为什么它偏偏就不得艾滋病？这是什么道理？所以，我们完全可以大胆怀疑公鸡身上具有某种人类身上所没有的抗艾滋病病毒的抗体。而我们完全可以利用公鸡身上的抗体，来消灭人类的艾滋病！

老柳的话题新鲜，大家听完都笑起来。但各人心里都各有想法：多数人认为，老柳说得有一定的道理，甚至后悔如此司空见惯

的事为什么自己就无法发现却让老柳给发现了，不免心里有些遗憾。少数人却认为那是无稽之谈，认为公鸡就是公鸡，人就是人，公鸡怎么可以和人相提并论，同日而语？实在荒谬！周副处长始终倾向老柳的观点，觉得世界实在太博大精深，无知的世界太多，而无知的世界里什么稀奇古怪的事情都可能发生，都可能存在。当初牛顿从苹果落地，发现了万有引力定律。谁又敢保证公鸡身上的抗体就不能治疗人类的艾滋病？周副处长怂恿老柳说应该申请发明专利。

叶处长对这个话题不肯定，也不否定，但他觉得挺有趣。就开玩笑说，老柳，如果你刚才说的理论根据成立的话，那么，是不是可以这样说，在这项研究成果推广之前，如果你想不得艾滋病，你就得多吃公鸡是不是？

大家又大笑。

周副处长没笑。他说，叶处长你别泼冷水好不好？依我看象这类问题真的可以上提案，让有关部门认真研究去，就算研究不出什么结果也没什么。科学嘛，就是需要反复不断的研究论证。

老白认为周副处长不慎重，反对说，我看不妥。上提案是非常严肃的事，并不是想上随随便便就可以上的，我们要对社会负责，为自己机关的形象负责。

老白一说，提醒了老柳，老柳也有点紧张了起来，怕到时出了什么事说不清楚。忙说，老白讲得有道理，这事我们当作民间文学口头说说可以，上提案就要慎重了，没有十分把握不行。好了好了！这事就算我没说。

叶处长也说，当然只能当作民间文学口头说说，如果上了提案，到时恐怕真的要出洋相。我就不信全世界的科学家都死光了就我们几个人最聪明？

大家七嘴八舌，听得周副处长有点心烦。原先的兴致也没了。

但仍然鼓励着老柳说上不上提案不是主要的，但他建议这事老柳真的还要花点心思作一下调查研究，难说人类医学上的一大难题就因为老柳的这一重大发现给解决了。

老柳不好意思起来：见笑了！这事到此为止，到此为止！

关在档案室里的几个女同志这时已经不耐烦了。老张打开门冲这边喊：我说你们到底有完没完，还让不让我们上班？

周副处长说，好了好了过来吧，警报解除了！

老张就和小李老谢往这边走来。老谢气冲冲说，以后有什么脏水脓水带回去灌自己老婆去，别在这里污染空气！

老柳说，不能完全怪我们，怪只能怪咱们机关办公条件太差，连放松放松说几句粗话都受限制。

说着，又说到政协没有地位。有的说，人家别的机关早都盖办公大楼宿舍楼了，就我们机关的干部至今还挤破办公楼住破公房。有的说，政协地位不如人家倒也罢了，经济落在人家后头就太不应该了。叶选平说，全国有 300 万人需要扶贫，政协干部也要算在内，这话没说错！

越说越伤感。老柳赶紧出来鼓气说，先生们女士们，别伤心别泄气，我们受一点委屈党和人民是知道的，面包会有的，牛奶也会有的，现在我们要开始工作了！

大家就大笑着。

提案处老白今年五十八岁，再干两年就该退休了。老白晚婚，四十岁得子。儿子小白正在念市里的重点中学，明年高中毕业。老白老婆比老白小十岁，在市里一家蔬菜脱水厂上班，工资低，每天夜里还要加班。老白天天在单位忙，也要很晚才能回家。到了家里还要开煤炉煮饭，做菜，搞得很累。就对老婆说干脆辞掉不干。老婆就顶回去说，不干你养我们了，你以为你的工资比市长还高？老

白就没话了，随着她去。由于家庭困难，老白至今还穿着补洞的裤子。象这类裤子在机关已经消失了好些年，但老白还穿着。老白还有个怪癖，就是喜欢天天背着一只黑色的挎包上班。那挎包是老白好几年前参加农村社教工作队时发的纪念品，黑不溜秋的！但老白一出家门就背它。后来有一天，三胞处的老干事刘史悄悄告诉周副处长说他发现一个秘密。周副处长说什么秘密，刘史说他已经观察很长时间了，结果发现凡是机关会餐或开座谈会什么的，老白总是最后一个离开餐桌或会议室，将餐桌会议桌上吃剩的馒头，烧排，水果之类的打好包裹在那只挎包里，然后带回去给老婆孩子吃。

其实周副处长早看出来了，只是同情老白家里困难，不去点破它。便对刘史说，别拿在机关乱讲。

三月十一日植树节，市里决定市四套班子领导和市直机关全体干部到离市区十华里的虎头山参加义务植树劳动，每人植三棵马尾松。虎头山是一座和尚山，五八年大炼钢铁时把山上的树木都砍光了，现在是市里划定的公墓区。市里决定要用三年时间使虎头山都植上树。八点不到，机关里要去参加义务植树劳动的同志都到机关门口集中，等一起坐车出发。大家肩锄提锹穿着工作服，很有点要下田劳动的样子。驻会的丁主席、曹副主席还有几位兼职的副主席也都来了。老白身体不好，大家可以理解，本来安排他在家坐班，却也来了。和大家比起来，穿的衣服特旧，又特多。里三层外三层把一个身体包得圆鼓鼓的，头就显得特别小。那只破黑包仍然斜挎在肩上，这一来，挎包带就被衣服绷得紧紧的，没有一点余地。今天的天气虽然冷点，但南方的天再冷也冷不到哪，大家就都说笑着老白。老柳说，老兄，你这别不是要去大兴安岭哪！叶处长说，老白，我们今天是去义务植树劳动，又不是去参加忆苦思甜报告会！

大家就笑。说机关穷，少营养，害得大家体质下降，怕冷，老白是典型的政协干部形象。机关要扶贫就先扶老白。

老白只“吃吃”傻笑，并不反驳。这时，突然有人指着别机关参加植树的人说，你看看，人家这哪是去参加义务植树，是要上虎头山野炊哪！大家顺着指的地方望去，果然就见其它机关的干部大箱小箱往自己的车上搬水果饮料，有的还带着锅碗盆勺，鸡鸭鱼肉和小葱小菜什么的。曹副主席背后问老柳说，机关也带了什么吃的吗？老柳两手一摊，一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样子：人家都有小金库，花了钱有地方冲帐。我们财政拨款一年就那几万，连办公费都紧巴巴的，还想象他们一样搞野炊？曹副主席脸上难堪了一下，也不说什么。大家却为此愤愤不平起来，免不了又是一阵牢骚。

八点正，市直各单位参加义务植树劳动的车子象一条长龙一般浩浩荡荡开出市政大院。机关只有一部已经跑了八九年的双排座老“北京”吉普，机关的干部职工加起来起码也有大三十几，怎么也坐不下去。所以，昨天老柳就打电话跟市公交公司联系过了，请他们支持一下，开一部四十座的大客车，可是不知道什么原因都这时候了还没到。老柳便又去挂电话，回答说已经开走了，老柳放下电话，又向大家转达。丁主席便客气地让其他几位兼职的副主席先走，兼职的副主席职位和曹副主席一般大，但毕竟是兼职的，在曹副主席面前都是客人，都说让曹副主席先走。机关里便有人玩笑说，让列宁同志先走！大家就都笑起来。笑着，公交公司的车已经来了。

机关的同志赶到虎头山时，其他机关参加植树劳动的领导和干部们还有电视台报社的记者早都已经到了，把小小的一个虎头山给站满了。周副处长就说，这哪叫植树，完全是在搞形式，人比树多。刘史说，这不叫搞形式，这叫政治意义。两人于是你一句我一句地争起来，周副处长终于受不了：我输好不好？我还要留点力气挖树坑。

要上山的地方，设着一个临时义务植树劳动服务点，地上摆着